

签约

北京从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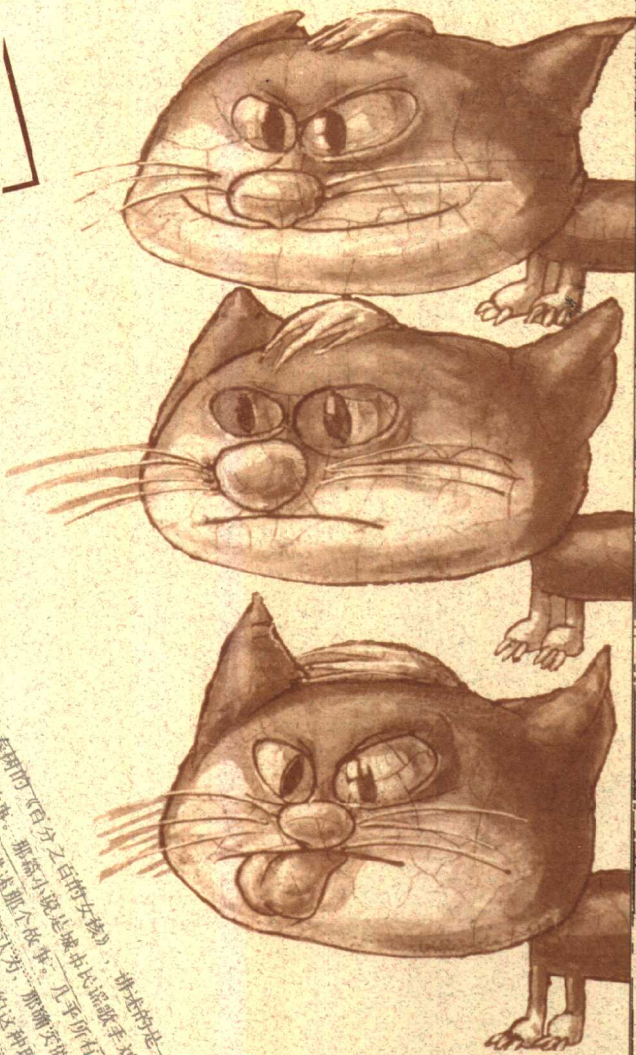
北京从书

北京实力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欢乐颂

丁天 著



这句话打倒了千千万万百分之百的女读者。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应该怎样同时爱上两个漂亮姑娘的故事。那篇小说是城市长篇小说里最精彩的一篇。他并不怕人怕下，只有一下而倒下的女读者认为，那确实是一本好书。但前，我们不妨先来打一下，在别的时间里，他和王姐的恋人怕下这两者之间，到底多久以前的故事，会不会有一天，他还是会被人怕下呢？

欢乐颂

丁天 著

北京实力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欢乐颂/丁天著. -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

(签约北京丛书)

ISBN 7-5302-0688-5

I. 欢… II. 丁…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875 号

欢乐颂

HUANLESONG

丁天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方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8.5印张 186千字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2-0688-5

I·674 定价:15.00元



◎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丁天,1971年出生于河北承德,后随父母定居北京。

1994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国内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至今约有一百余万字作品发表出版。作品入选多种年度最佳小说选、中国文学排行榜,并获建国五十周年征文佳作奖。

1996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1997年,成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

北京有口锅，供作家们舀饭吃。

我守在锅边，足足地够五十年有余了。眼见这口锅时冷时热，也干过，漏过，糊过，也挨过砸。舀饭的也多有不同，有专指这口锅生活，还有不过借个站脚地方，转身就赶车上路——也许是锦绣前程，也许是歧路迷津，也许无非浪荡江湖。日长月久，老一辈也抽签似的一个个乘鹤西去了。

新近，这口锅添水添米，架笼架屉。热气腾腾里，新星如云，高手若霞，好一番新世纪开光的气象。

锅边屉下，毫厘暂未耳聋，听见一位作家说：凭良心。这话谁也熟悉，且还是一句俗话，干什么的都可说，不干什么的也可说。

作家说凭良心，指的是写作的依靠，也就是这行手艺的归根结底。

说这话的作家正在旺季，天天可写，写出来篇篇可圈可点。谁也不会以为他困惑，或是无可奈何。但从凭良心这句话里，又嗅到一种迷茫的味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刚刚端上陶瓷饭碗——远不是专业的钢铁饭碗——钉在锅边打听写作，一个劲儿打破沙锅问到底。人说底上也就是真情实感，我相信上了，至今也还觉得这句话够打破沙锅了。

只是逐渐有些迷茫起来，当然以情动人，要不，还有什么文艺呢？可是真情实感的真实，从何说起？多年来，我爱拿件小事打比方：三个人同时同地同看一场球，只因座位的距离、角度，还有心

性倾向不一样。若干年后回忆起来，甲毫不怀疑是一场好球，临门一脚是绝活！乙看见了犯规动作，上帝的第三只手，这个印象越久还越较真。丙认为裁判吹了黑哨，至今想起来依旧激烈。

山灾海难，风哭雨号。多少关头、转折、高潮、旋涡、阴谋或是阳谋说不真，不真说；多少感、多少情说不实，不实说。作家呀，偏偏说话是天职，也是本事，他扭头去说一盘棋、一场球——谁能说谁白吃饭呀！

一位小说作家，善写高大山川，气韵浩荡，新近忽然说，不写小说了。听后诧异，他也只解释：写散文，不写小说。

我疑心他要真要实，要展开历史，要直白对历史的思索。小说的虚构手段，借人说事、借事说人的绕劲儿，叫他腻歪了，倒稀罕上真的难度、实的重量。当然，只是我的臆测。

一位久坐轮椅的作家，看见死神在门廊里坐等多时，他还在思索作家的做法。抽刀断水，水不断流逝，逝水不能复现。作家不能真实，只能真诚。真实一次性，真情可从容可执著，如同轮椅上的修炼。

真实是客观的话，真诚就是主观世界的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评论家观察潮流走向，大声报告：向内转。到了世纪之交，走向内心世界，排山倒海；内宇宙、器官反映、第六感、下意识，再由私人化个性化化到隐秘绝密，这就另当别论也罢。

有一批女作家才华出众，在冷锅冷灶的书市上，她们做梦：物欲的梦，性灵的梦，也许是热腾腾也许是雾濛濛的梦。

我久读其中的一位，也愿意写写感想。但几次动笔，都遇难而

退，是梦的世界里没有路标没有路灯，还是读者的腿脚不灵便，肝胆不适应？

作者敞开心扉，而读者为什么要走进你的内心里去，总是你那里有点什么引起共鸣。有了共鸣，才有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有了共鸣，什么路标路灯就都不成问题了。可是不知怎么的，肝胆腿脚还是有些挂碍。

细想，原来得到共鸣同时，也有曲折。从“梦”如流之中，心里用的是旧日贬义之词，称赞今日梦之美。这是怎么了？认真较真，惟有昔日贬词，才恰好表达今日称赞。

是什么词，有什么曲折？词有多个，在感想遇难中间，反复挑剔，精简成八字——

想入非非。无所事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溃散的作家余勇，收容在重新点火的锅旁灶下，不免反思来路，以《金光大道》《创业史》为题来说事儿。当时北京文坛尚且清寂，别无抓挠，这题目现成，不是非要揪住哪一个人。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们，本该高兴，不料也有曲折。当把错误上溯到几十年前，早成路线，叫做极左。老作家有的老泪纵横，有的敢怒敢言：生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其实稍稍冷静，眼面前不是有农民吗？饿着还眯着，政策一变，包产到户，立马来劲如三头六臂。生活不从“创业史”过来，运动才走“金光大道”。运动和生活脱节，有时候还背道。作家耗尽青春，厮守孤灯，枷首爬格子，信奉文学来自真实生活。昨天源出真情实感，今日却落个哲人骂的瞒和骗。这可如何、怎生、哪能接受得了！

转眼进入新世纪，当年的老作家们十九驾鹤西游。安息吧，事情

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一位当初给人题字，爱题“生逢其时”、“生正逢辰”，正、反、贬、颂，尽收葫芦中。

“想入非非”做的是反弹的梦。标榜真实，倒成瞒骗。虚构梦幻，又恰好做梦是文学的真情实感。“无所事事”不事口号标语，不事政策也不事思潮的困解，任凭梦境寻寻觅觅，此情此感犹如“大虚幻境”门联上的真、假、有、无。

新世纪的曙光照耀锅沿，市场吆喝声中，锅里热气蒸腾，锅旁人气正是老少互补，男女双赢。也听见甩出这么一句：小说没人看了，不好卖了！也有兴匆匆短促促的“玩儿，玩儿玩儿！”也有唉声长叹：怎么写都成，怎么写怎么是。真个是“你一元，我一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说似无意，正好踩着点子：多元时代。历来一元化，化到一元独“革”，迈不开步，憋得僵化了。幸亏多元给缓过气来，扭头又惊呼没了整齐划一，只有市场嘈杂。

大耄的耳朵，爱听“凭良心”这样老掉牙的话，总觉着怀旧既高尚又快活。做伴而来的是告诫：回归本身，梳理来路，温温“写什么，怎么写”。古人云“饮水思源”，今人说“源头是本质”。

开锅蒸馒头，若问老起子，有史为证：

道听途说，异闻奇谈。

若问新苏打，姑妄杜撰：

上下求索，左右逢源。

东西撞击，出入平安。

新陈代谢，起居百年。

目 录
contents

很疼,是吗? / 1

你想穿红马甲吗? / 32

哑情歌 / 47

拜占庭落日 / 56

反光 / 64

轮盘赌游戏 / 81

青春勿语 / 128

欢乐颂 / 200

小说在什么地方结束(代后记) / 262

文学履历 / 264

很疼,是吗?

1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好的小说总是应该以“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句式开始,到“你不认为这个故事催人泪下吗”结束。

这句话出自村上春树的《百分之百的女孩》,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应该怎样向街上迎面走来的漂亮女孩搭话的故事。那篇小说是城市民谣歌手刘泉最喜欢的一篇小说,他非常喜欢向刚刚认识的陌生女孩们讲述那个故事。几乎所有的女孩都承认故事有点意思,但并不催人泪下。只有一个叫依佳的女孩认为,那确实催人泪下。

好了,现在我们就以村上春树先生对小说的这种理念来讲述一下刘泉的故事。在讲述前,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客观的时间距离和主观的感人落泪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得多久以前的故事才会更令人感动以致会催人泪下呢?

我们权且设定“很久很久以前”为十年吧。

可以吗?村上先生。

2

很久很久以前，十七岁的刘泉爱上了一个名叫陶薇的女孩，那是刘泉生命中的第一次像模像样的恋爱，即所谓的初恋。那次恋爱维持的时间很短，从他们相互表白，确定彼此的恋情，到相约分手，大约只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是一场男孩和女孩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所进行的秘密又慌乱的恋情。所有的人，包括老师和各自的家长谁都不知道他们是一对小情人，但是谁都可以感觉到他们处在恋爱之中，神情恍惚，学习成绩下降，为了平息彼此惶恐不安的情绪，两个人决定友好分手，彼此把对方当作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离开学校以后，刘泉便再也没有见过陶薇，听人说那个女孩中学毕业后就随着父母到了美国去念书，从那以后，她便跟中学时代的所有朋友都没有了联系。另外一些人说陶薇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出国的，嫁给了她们的外教老师，嫁到了希腊。后一种旧日同学间的传闻让刘泉听来更觉得有意思。希腊？真是很难想像那是个怎样的国家，是不是那里所有的男人都有着雕刻般的肌肉？

无论怎样，按照“永远的分别即是另一种死亡”的说法，陶薇在刘泉的生活中已经是个死去的人了。作为一个曾经年轻过、漂亮过的女孩，陶薇仅仅活在刘泉的回忆里。所以，很久很久以后，刘泉回想起他和陶薇那段短暂却令人难以忘怀的恋情时，便写下了一首可以用深情来形容的怀旧情歌，歌名就叫做《和陶薇初恋》。

因为这首歌，刘泉出人意料地开始在流行音乐圈渐渐走红

了。当他作为原创歌手新人被请到电台做直播节目时，刘泉认识了作为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的依佳。

依佳就是那个认为《百分之百的女孩》确实催人泪下的女孩。

3

刘泉在电台的音乐时间做专访时说：“我觉得我们这一茬人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的抒情时代。”

漂亮的女主持人依佳面带微笑地看着刘泉，然后故作有深度状，像是审犯人似的问道：“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因为事先做过一些准备，所以刘泉侃侃而谈，说：“因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记忆中几乎没有任何真正创痛的经验，我们的上一辈人的苦难经历，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应该是从幼儿园时开始，我们就不断地被告知我们是开创未来的新一代，‘光荣属于你，光荣属于我’诸如此类；到离开学校，我们又赶上了一个非常开放的、多元化的时代，似乎我们可以在任何领域做任何想做的事。我记得那是九三年吧，我一个也是喜欢音乐的朋友在美国一边读书一边刷盘子，有一天，他给我寄了几张他倚在汽车上的照片，写信问我国内的音乐形势怎么样？我就告诉他你赶快回来吧，现在你在国内做音乐也可以买到车，前提是你的手没有因为总是刷盘子而忘了怎么弹吉他。”

说到这儿，刘泉笑了。依佳也跟着笑了。依佳坐在刘泉对面，刘泉觉得依佳笑起来很甜，很好看，不知为什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是不是在哪见过这个女孩？刘泉想了想，确实不

认识。可是只要依佳一笑，刘泉立刻就会产生出一种好像在哪见过依佳的感觉。所以，那天晚上，在整个的节目直播中，刘泉总是尽管想把问题回答得俏皮一点儿。

依佳问刘泉：“你这首歌，歌名为什么要叫《和陶薇初恋》？陶薇是不是一个女孩真实的名字？换句话说是不是你的初恋情人？”

刘泉抖了个小聪明，说：“本来是想叫小芳的，可惜已经有人叫过了。”

对于这个等于没有回答的答案，依佳显然不甚满意，她眨巴了眨巴眼，换了话题：“那么，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们谈一谈你自己的经历？”

刘泉说：“我没什么特别的经历，活着很平淡、肤浅，过去我们中学历史老师曾有句话说我们，提到了从前很多年纪小小便轰轰烈烈的人物，然后反问我们说看看你们现在在干吗呢？我们在课堂上听讲，在试图同异性接触，在传看琼瑶、金庸的小说如此等等。我的生活经历和我这一代大部分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事也没赶上什么特别重大的事。”

依佳低头翻看了一下自己的采访记事本，问：“能不能讲讲你写《陶薇》这首歌的故事背景？”

为了不让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去，刘泉暗暗地长吁了口气，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背景。每个人听歌的时候可能会联想起自己从前的某些美好的经历，我想这就行了……”

依佳主持的节目是晚上十点半的，直播节目完成后已经是午夜了。依佳对刘泉说：“你晚上睡得早吗？”

刘泉有点莫名其妙，问：“干吗？”

依佳笑着说：“想请你去酒吧坐坐，聊聊天，如果不耽误你时间的话。”

“那怎么行呢？绝对不可以。”刘泉说完，看到依佳脸色略有些尴尬，话锋一转道：“如果不耽误你时间的话，我特想请你。”

依佳哈哈地笑了。

刘泉在没见到依佳时就听圈里的朋友们说过了，依佳是一个挺疯的女孩。那个音乐圈的朋友听说刘泉要上依佳的节目，就说：“趁这机会，赶紧套磁。”

刘泉摇摇头，说：“歇了吧，哥们儿这么纯情哪能干那事。”

“没问题，自信点哥们儿，”那位音乐圈的老泡拍拍刘泉的肩膀，“一晚上就给丫带上床。”

刘泉没想到，形势还真朝着这个方向在发展。

4

很久很久以前，刘泉和陶薇之间的恋爱是由刘泉对陶薇的单恋开始的。

那时候，刘泉还不是歌手，而仅仅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每天刘泉骑车走在上学的路上，总是会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在自己的前面骑车。刘泉跟在那个女孩的后面一路骑下去，就会来到当时他所在的那所学校。最开始，刘泉总是想上去和那个女孩搭话，但是又总是缺乏勇气。那时候，刘泉是个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因为那个女孩的关系，刘泉觉得自己对每天要早起上学这件事变得不那么令人讨厌了。

很久很久以前的刘泉是一个性格内敛、不爱张扬的孩子。除

了上学，回家喜欢一个闷在屋里弹吉他。一次偶然的机 会，刘泉因为在学校的歌唱比赛中惟妙惟肖地学唱了电影《毕业生》中的主题歌《寂静之声》而在学校中成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我想所谓“引人注目”应该是专指女孩的目光吧。事实上那也是刘泉后来越来越痴迷于民谣演唱的原因，戴上墨镜，抱着吉他，貌似投入的自我吟唱，这种琴歌的形式既掩饰了刘泉性格中羞怯、内向的一面，又实现了想引起异性关注的愿望。

终于有一天，刘泉收到了一个女孩给他传的纸条，约他在校外见面。刘泉当时即紧张又兴奋，后来他每当要上台演唱前，总是能够重新体验第一次收到女孩情书时的感觉。刘泉找到了他当时在学校惟一的好朋友侯磊，问：“你说该怎么办？”

“去呀，当然去了，这叫倒磕，哥们儿。”因为事不关己，侯磊无法体验刘泉当时的紧张，但却帮着刘泉发表了刘泉经过压抑、掩饰的兴奋。

“磕”是当时那些半大小子口中的半黑话，指的是男孩追女孩，“倒磕”指的是女孩追男孩，类似于今天人们从港台剧中学来的“泡马子”“钓凯子”的意思。

于是，刘泉决定赴约，但又让侯磊在后面跟着他。这件事侯磊比较轻松，也乐得一去。

事实上刘泉莫名其妙的紧张还真应验了。那天，刘泉赴约，结果却成了一次灾难。当时，约刘泉见面的女生就是陶薇。陶薇在学校里属于挺疯、挺新潮的女孩，在老师眼里甚至干脆就是坏女孩。据说，他们班主任说她再往前走一步就会成为女流氓。究其原因，只是因为陶薇喜欢穿得花枝招展什么的，据说她离开学校就要去换上高跟鞋，上学的时候把高跟鞋装在她的书包里。

刘泉和陶薇一见面，还没说两句话，突然被一帮来历不明的家伙给痛打了一顿。那帮家伙显然是认识陶薇的，他们之所以打刘泉，只是因为他们不允许有男孩和陶薇说话。当刘泉被一帮人围在中间被推搡得像纸片一样来回飞舞的时候，侯磊撒腿就跑。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后来刘泉和侯磊还是一起组乐队唱歌，后来侯磊也做了自由歌手。

出了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陶薇一直想找刘泉解释这事，但是刘泉却对陶薇吓得再也不敢正眼看了，见了面就赶紧低头跑掉。有一次，陶薇在学校的存车棚等到刘泉，见四下无人，像欠刘泉什么似的对他说：“真对不起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那些人我都不认识的。”

刘泉嘴上说着：“我知道我知道。”然后蹬上自行车飞也似的跑了。

5

依佳坐在酒吧里对刘泉说：“你知道吗？我对你很感觉兴趣？”说着露出一副顽皮的神情。

刘泉笑了，低头看看自己，问道：“我哪儿让你感兴趣呢？”

依佳喝了口啤酒，然后故作姿态地舔舔嘴唇，说：“你是怎么写出那么感人的歌的？后面一定有故事吧？”

刘泉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轻描淡写地说：“瞎写。”

依佳笑着问：“以后你会不会给我写首歌？”

刘泉想，不知道这女孩什么意思？就说：“那要看咱们是什么关系了？”